

用系统观念统摄语言文字规范化

韩铁椿

(上海金融专科学校国际教学部, 上海, 200003)

摘要:“说普通话, 写规范字”的口号仅仅把语言文字规范化局限在语音(普通话)、文字(规范字)两方面, 但新时期以来的社会实践已对规范化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用系统观念统摄语言文字规范化”即是要以系统的整体性、相关性、开放性来提升规范化的层次。“整体性”强调汉语的总体特征和基本性质, “相关性”阐述汉语各子系统之间、子系统和总系统之间的密不可分, “开放性”则提倡以开放、兼容的心态接纳新的语言因素并加以适时总结、规范。

关键词: 汉字; 规范化; 系统

中图分类号: H02 **文献标识码:** A

我国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活动, 多年以来在国家行政力量的领导下开展着, 已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新时期以来, 这项工作又有了新的起色, 笔者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经济的迅猛发展对语言文字规范化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要求和标准; 另一方面, 与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相应, 人们的精神生活随之极大丰富, 文化素质也普遍提高, 这种情况为语言文字规范化向进一步的目标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和广阔的空间。以此观点来看待有人把语言文字规范化概括为“说普通话, 写规范字”这样的口号, 就觉得有点偏颇了。

“说普通话, 写规范字”的提法, 似乎仅仅把语言文字规范化局限在语音(普通话)、文字(规范字)两方面, 似乎语音、文字就是规范化的立足点和总方向。但事实上, 这两方面仅仅是规范化的重要抓手, 而远不是它的全部内容。上述对我国形势的分析, 说明现在已到了全面提升语言文字规范化层次的时候了, 笔者认为, 我们须以系统的观念来统摄规范化活动, 须全面地来规范语言文字, 而不能再停留在语音、文字少数几个方面。这不仅是因为语言本身具有这样的系统性, 而且也是客观形势对我们提出的要求。以下分别以系统的整体性、系统的相关性、系统的开放性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

任何一种语言都是一个完整、自足的稳定系统, 语言被使用的时间越长, 它的稳定性(成熟性)也越强; 稳定性越强, 它的系统性也随之加强。汉语是一门历史悠久的古老语言, 故汉语的系统性是十分鲜明、突出的。

系统的完整性与自足性, 首先表现为系统的整体性, 即是说, 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按一定的内在规律将各个要素(子系统)有序地构成一个整体。汉语也是如此, 它作为一个大的(最高层次)的整体系统, 下一级的子系统分别是: 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 这些子系统是整合在“汉语”这一整体之中的, 而子系统的特征又是服从于大系统的基本性质的。因此, 当我们在进行汉语语音规范化、文字规范化工作的同时, 一刻也不能忘记汉语的总体特征和基本性质, 更不能把“语音规范化”、“文字规范化”从“语言规范化”中割裂出去, 也即不能孤立地搞语音、文字的规范化。与此同时, 要规范的公民也应该相应自然地把语言文字规范化视作是全面、综合提高自身文化素质的一个途径, 而不仅是识字读音、写字笔划等的要求。

对汉语整体性的认识，其实也就是对汉语基本性质、基本特征的认识。汉语在汉藏语系中、乃至在全世界所有语言中，它的象形、表意功能是十分显著的。因此，语言规范化自始至终不能将这个总特征弃置一旁，也不能偏离这个总特征所规定的大方向，否则，不论是“规范”还是“改革”，都有误入歧途的危险。

以汉语系统整体性的目光来审视某些专家学者的汉语规范化以及汉字改革方案，我们就会看出其中的某些不妥之处。美籍华裔语言学家袁晓园（作家袁静之胞姐）似乎就是其中一例。在她的汉字改革方案中，她大胆设想，将所有的汉字一律改造成一半是音符、一半是义符。理由是，汉字中的多数字是形声字（这是造字原则“六书”之一），这类字半边的“音符”是表音的，而另一半的“义符”是表意的，方案采用这种造字原则，再辅以“六书”中的“象形”、“指事”等手段，这样，左右两边音符、义符两相一结合，岂不可以设计出既易辨音、又易辩义的“新汉字方案”了吗？

二十多年前，笔者作为学生，初次当面聆听袁教授这一“新汉字方案”时，确实颇感新鲜、兴奋，觉得这一方案真能解决汉语难认难学的老大难问题，汉语规范化问题也似乎能从此解决了。然而，经过笔者二十多年的教学、工作实践，重新反思这一方案时，就觉得当时的想法有失偏颇。这一想法的基点是：方块字是汉语落后性的表现，表音化才具有先进性，才是汉语改革和规范化的出路。这套方案确实也是汉字罗马化、拼音化的翻版，但是，它却与汉语的性质相左，以系统的观念来分析，这个方案其实是无视汉语的整体性特征的。

我们已经使用了几千年的汉语，在它形成、发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已构筑成了一整套汉语之所以成为汉语的严整、完备的系统结构，系统结构从各个方面分别支撑着、整合成汉语这个大系统的总特征，离开了整体上象形表意的性质，汉语就不成其为汉语了。汉语形声字的音符虽有表音的作用，但决不是表音文字的“表音”，它与真正的表音文字诸如俄语、德语之类是有本质区别的。形声字的声符，说到底只是一种读音的提示、联想，汉字的声符没有、也不能负荷精确的揭示声母、韵母、字调的功能。汉语的整体性也即总体特征，制约着汉字不能随心所欲地向拼音文字的方向偏离，因此，这套“新汉字方案”遭到国人乃至国家行政力量的拒绝，乃是应有之理。

二

汉语规范化系统的相关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子系统（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之间密切相关、不可截然分离，二是子系统与汉语这一大系统也是密切相关、不可截然分离。

目前我们把语音和文字作为语言规范化的抓手，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行之有效的得力措施。但既然是抓手，就意味着他们仅仅是突破点而已，而不是全部内容，语言规范化其实还涵盖了其他诸如词汇、语法等子系统，内容丰富，范围广大。子系统之间的相关性、子系统与大系统之间的相关性，决定了语言文字规范化本身是件综合性的治理工程。

作为一种导向性的规范化活动，我们要在突出重点、紧抓三项主要工作（汉语拼音方案、普通话、简化字）的同时，有意拓展全民语言规范化的视野，在各种活动中引导人们先从现象、而不是从理论注意语言规范化的其他范畴，让被规范的人们极其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语音的不规范往往会造成词汇上的笑话，文字的不规范又往往会引起语法结构的弊病等等，进而提高全面提升语言素质、乃至文化素质的自觉性。

语言使用的实践证明，语言规范系统相关性的例子生活中比比皆是。例如，汉字的声调是表意的，一个字念第几声决不能随心所欲，念错了声调，即使声母、韵母未变，可别人听来已成了另一个毫不相干的字了。如此说来，一些流行歌曲的歌星矫揉造作，擅自将“你（nǐ）”唱成“lǐ”，把“谢谢（xiè xiè）”念成“sì sì”等等，不仅是违反了汉语的语音规则，而且还违反了汉语的词汇规则——音错造成字错，字错造成词错，甚至是句错，整个汉语系

统也就被他糟蹋得不成体统了！再如，现代汉语的词是以双音节为主的，但某些流行歌曲却随意“创意”杜撰单音节词，例如有这样的歌词：“长夜亦来我告别，对我话一天”，在现代汉语中，我们可以说“说话、对话”等，但从来不能用单音节动词“话”。显然，我们的语言规范化，当然也应该包括这些不规范用语；从被规范者的角度来说，应该认识到语言子系统之间是密切联系的，故应严格要求自己的用语，因为即使只是词汇问题，也已使得整个语言结构不伦不类、匪夷所思了。

如果对语言规范系统相关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小则造成上述日常用语的种种弊病，大则还会误导汉语，甚至将汉语引向歧途。同属汉字系统的朝鲜语即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朝鲜语中有很多汉字，但韩国在使用过程中，情况渐渐起了变化。先是民歌、歌谣中的词语有意无意地用起了朝鲜本土语，汉字只起标音作用了；后来，经过知识分子的有意倡导和运用，形成了实词用汉字表意、虚词用汉字表音的所谓“吏读”；再后来，“吏读”又进而演变为包括 11 个元音、17 个辅音的“音素文字”，这就是韩国沿用至今的朝鲜文——谚文。加之上世纪 70 年代韩国又开展了一场扫荡汉字的“韩文运动”，使得“谚文”虽仍属汉字式文字系统，但其性质已彻底改变，失去了汉字以形表义，达义明快的特点。在这个规范化过程中，韩国（包括民间和官方）起先只涉及到汉语的语音，意在语音方面使语言与本土语结合得紧密些，以符合语言使用的实际状况。殊不知语音这一子系统是与其他文字、语法等范畴密切联系着的，更与汉语这一大系统的基本性质紧密相关，于是，牵一发动全局，局部语音的变动引起了整个语言系统的“动乱”，其后果不仅是语言性质起了变化，而且还引起了整个民族语文水平的下降。近前丧失的利益是，与中国等汉语国家交往发生困难，失去了许多贸易通商的机遇。故而从上世纪 90 年代起，韩国亡羊补牢，上自总统开始，大力倡导纯真的汉语，各地学校的中文专业、汉语实习班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韩国汉语的波折及“回归”，对我们的语言文字规范化，难道不是一个深有力的启发和警示吗？

汉语系统的相关性，决定了我们的语言文字规范化也要从系统的相互制约、互为条件的根本关系上去抓好这项工作。整体（汉语）的性质蕴含在部分（语音、文字等）之中，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都是有机地融成一体，密不可分。因此，我们从语言的系统相关性着手，在抓语音、文字的同时，与汉语其他范畴（子系统）有机结合起来，看似繁化了工作，似“事倍功半”，其实却是“事半功倍”的大益事。

三

对语言文字进行规范，容易造成这样的误解：规范只是限制、规定人们必须怎样说话、写字，而不是鼓励、提倡人们使用语言的变革、创新精神；规范似乎只意味着收束、收敛，而不是开拓、开放。其实不然，以系统的观念全面分析，语言文字规范化还有着系统的开放性的含义。

当然，汉语及汉语规范的系统性，首先应该满足其自足及相对封闭性的条件，正是这个自足、自主的樊篱，构建了汉语之所以成为汉语、而不是其他语言的“疆域”。但是从历史上看，这种“疆域”又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地变化、发展的，至于子系统以及再次一级子系统内的种种语言特征，则更处于常变常新的状态之中，古人早就指出了“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所以可贵”的道理。我们的语言文字规范化，在主要规范人们语言文字使用法则的同时，也应该以开放、兼容的眼光来看待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语言现象。

在人民群众的口中和笔下，可以说每时每刻都在涌现着新的语言因素，一些生动活泼的词语、俚语、语法现象等，往往会在不长的时间内、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播、成形，其中，词汇又是最活跃、积极的因素，大量的新鲜词语往往会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闯”进原有的词汇行列。试想，仅自实行市场经济以来的几年，我们周围已出现了多少崭新的词语！应

该承认，排除了其中的糟粕，相当大一部分还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这些现象，承认其存在的理由，以开放、兼容的心态接纳任何富有生命力的语言变革、创新因素。

系统的开放性不仅表现在要客观看待、承认新的语言现象上，还表现在要适时地总结、将新的语言现象上升到一定的规范化理论高度，将其包容进正统的语言规范。这就需要行政力量的大力推动、倡导，促使新的规范成为全民的自觉行动。汉语简化字方案的汉字正应视作群众长期使用、行政力量适时加以总结、规范的新成果，而不只是少数专家学者闭门造车的产物。因此，系统的开放性意味着语言规范化永远是一个活泼、流动的过程，是一个具有鲜活生命力的规程。

同时，我们应该以极其谨慎的态度来对待规范系统的开放性。首先是要让其经受较长历史的淘洗，让实践拥有先决性发言权。例如，“五四”时期废除文言文、推行白话文的运动就是如此。“五四”之前，偌大的中国，文言成为书面语的一统天下已有千年之久，语言文字规范也是把文言规律奉为圭臬，正是几个文坛健将的大声疾呼，改变了整个中国的语言使用状况；正是历史的公正淘洗，使白话文至今已成为汉语新的规范，它不仅推翻了文言的正统地位，而且成了除港台等地区之外全世界汉语使用场合唯一合法的语言。

其次，我们要看到系统开放性的渐变规律。任何一种语言，其根本性质一旦形成、确立，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不可能说变就变，汉语也不例外。在当前的规范化活动中，我们尤其不能允许强调“革新”而随意破坏、无视语言规律，也不能把不规范的语言现象视作新鲜、猎奇，以至唯新是从，唯奇是从。

开放的观念不仅意味着旧的规范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还意味着新的规范也不是无可挑剔、停滞不前的。即使是厥功甚伟的白话文的种种规范，如果定于一尊，也会丧失生命力。鲁迅曾指出：“既以改革而始，反抗为本，则偏于一极，固理势所必然。洎乎未流，弊乃自显。”白话文也是如此，由于“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受到的阻力、压力极大，于是“偏于一极”，“未流”的端倪也不是未曾显现：一是忽视、甚至排斥了语言文字的历史继承性，无视白话文与文言文的承传关系，把白话文奉为唯一的“正宗”，进而把白话文与文言文人为地对立起来，流风所及，以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陆的白话文与港台的文言文的区别，简直成了政治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二是普遍以为白话文运动似乎已是语言革命、语言规范的终结，汉语似不必再向前发展了。以系统开放的观念来审视，我们无疑不仅应该不断推进汉语规范化进程，而且应该自觉地把文言文的诸多养料吸收进新的白话文规范中去。

以上从系统的整体性、系统的相关性、系统的开放性考察了当前的语言文字规范化活动，一言以蔽之，我们应该以系统观念来统摄语言文字规范化，这不仅是因为从语言本身着眼，语言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到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等，而且从语言系统的外部环境来说，它也是个系统工程——涉及到学校课内课外、校内校外，乃至每个家庭和整个社会。

Systematical approach to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s

HAN Tie-chun

Abstract: The expression of “speak putonghua, write standard characters” confines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hinese to the two aspects: pronunciation (putonghua) and writing (standard character). However, the social practice since the new period calls for even higher and more comprehensive demands on the standardization. To apply the idea of systematization to the governance of Chinese standardization

means to raise the level of standardization through the wholeness, the mutual relation, the openness of the language system. The wholeness stresses the overall qualities and the basic nature of Chinese, the mutual relation expresses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subsystems one another and between the subsystem and the whole one as Chinese. The openness advocates to adopt new factors of the language with the attitude of openness and compatibility, and sum up and standardize these factors timely.

Key words: Chinese character; standardization; system

收稿日期: 2003-9-8

作者简介: 韩铁椿 (1947-), 男, 上海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